



六点音乐译丛
M HORAE MUSIC

主编 ■ 杨燕迪

Tchaikovsky and His World

柴科夫斯基和他的世界

[美]伯特斯坦 (Leon Botstein) 杨燕迪 主编

张慧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Technocracy and His World

萊科夫斯基和他的世界

TECHNOCRACY AND HIS WORLD (1931)

1931 年

中國出版集團

Tchaikovsky and His World
柴科夫斯基和他的世界

伊美伯特斯坦 (Leon Botstein) 杨燕迪 主编
张慧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柴科夫斯基和他的世界 / (美) L. 伯特斯坦, 杨燕迪主编; 张慧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9

(六点音乐译丛)

ISBN 978-7-5675-2467-5

I. ①柴… II. ①伯… ②杨… ③张… III. ①柴科夫斯基, P. (1840~1893)-人物研究-文集 IV. ①K835.125.7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87719 号



Tchakovsky and His World

Edited and revised by Leon Botstein and Yandi Yang

Translated by Zhang Hui

Copyright © Bard Colleg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rd College an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12-624 号

六点音乐译丛

柴科夫斯基和他的世界

主 编 L. 伯特斯坦 杨燕迪

译 者 张 慧

责任编辑 倪为国 何 花

特约编辑 魏木子

封面设计 吴正亚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com>

印 刷 者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插 页 1

印 张 18

字 数 223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2467-5/J.222

定 价 38.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缘 起

自中国全面卷入现代性进程以来，西学及其思想引入汉语世界的重要性，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早在晚清时代，梁启超曾写下这样的名句：“今日之中国欲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事。”时至百年后的当前，此话是否已然过时或依然有效，似可商榷，但其中义理仍值得三思。举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北京：商务印书馆）、“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北京：三联书店）等西学汉译系列，对中国现当代学术建构和思想进步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无人能够否认。

中国的音乐实践和音乐学术，自 20 世纪以降，同样身处这场“西学东渐”大潮之中。国人的音乐思考、音乐概念、音乐行为、音乐活动，乃至具体的音乐文字术语和音乐言语表述，通过与外来西学这个“他者”产生碰撞或发生融合，深刻影响着现代意义上的中国音乐文化的“自身”架构。翻译与引介，其实贯通中国近现代音乐实践与理论探索的整个

历史。不妨回顾,上世纪前半叶对基础性西方音乐知识的引进,五六十年代对前苏联(及东欧诸国)音乐思想与技术理论的大面积吸收,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现当代音乐讯息的集中输入和对音乐学各学科理论著述的相关翻译,均从正面积极推进了我国音乐理论的学科建设。

然而,应该承认,与相关姊妹学科相比,中国的音乐学在西学引入的广度和深度上,尚需加力。从已有的音乐西学引入成果看,系统性、经典性、严肃性和思想性均有不足——具体表征为,选题零散,欠缺规划,偏于实用,规格不一。诸多有重大意义的音乐学术经典至今未见中译本。而音乐西学的“中文移植”,牵涉学理眼光、西文功底、汉语表述、音乐理解、学术底蕴、文化素养等多方面的严苛要求,这不啻对相关学人、译者和出版家提出严峻挑战。

认真的学术翻译,要义在于引入新知,开启新思。语言相异,思维必然不同,对世界与事物的分类与看法也随之不同。如是,则语言的移译,就不仅是传入前所未闻的数据与知识,更在乎导入新颖独到的见解与视角。不同的语言,让人看到事物的不同方面,于是,将一种语言的识见转译为另一种语言的表述,这其中发生的,除了语言方式的转换之外,实际上更是思想角度的转型与思考习惯的重塑。有经验的译者深知,任何两种语言中的概念与术语,绝无可能达到完全的意义对等。单词、语句的文化联想与意义生成,移植到另一种语言环境中,不免发生诠释性的改变——当然,这绝不意味着翻译的误差和曲解。具体到严肃的音乐学术汉译,就是要用汉语的框架来再造外语的音乐思想与经验;或者说,让外来的音乐思考与表述在中文环境里存活。进

而达到,提升我们自己的音乐体验和思考的质量,提高我们与外部音乐世界对话和沟通的水平。

“六点音乐译丛”致力于译介具备学术品格和理论深度、同时又兼具文化内涵与阅读价值的音乐西学论著。所谓“六点”,既有不偏不倚的象征含义(时钟的图像标示),也有追求无限的内在意蕴(汉语的省略符号)。本译丛的缘起,来自“学院派”的音乐学学科与有志于扶持严肃思想文化发展的民间力量的通力合作。所选书目一方面着眼于有学术定评的经典名著,另一方面也有意吸纳符合中国知识、文化界“乐迷”趣味的爱乐性文字。著述类型或论域涵盖音乐史论、音乐美学与哲学、音乐批评与分析、学术性音乐人物传记等各方面,并不强求一致,但力图在其中展现对音乐自身的深度解析以及音乐与其他人文/社会现象全方位的相互勾连和内在联系。参与其中的译(校)者既包括音乐院校中的专业从乐人,也不乏热爱音乐并精通外语的业余爱乐者。

综上,本译丛旨在推动音乐西学引入中国的事业,并籍此彰显,作为人文艺术的音乐之价值所在。

谨序。

杨燕迪

2007年8月18日于上海音乐学院

目 录

第一部分 柴科夫斯基的生平 / 1

第一章 重新审视柴科夫斯基的一生 A.波兹南斯基 / 3

第二章 鲜为人知的柴科夫斯基：重现柴科夫斯基兄弟通信(1875—1879) A.波兹南斯基 / 56

第二部分 柴科夫斯基和俄罗斯 / 103

第三章 音乐是心理现实主义的语言：柴科夫斯基与俄罗斯艺术 L.伯特斯坦 / 105

第四章 连续三次制作柴科夫斯基的《睡美人》 J.E.肯尼迪 / 138

第五章 亚历山大三世的加冕礼 R.沃特曼 / 159

第六章 柴科夫斯基、契诃夫和俄罗斯挽歌 R.巴特利特 / 184

第七章 柴科夫斯基和俄罗斯的“白银时代” A.克利莫维茨基 / 206

第三部分 作为音乐理论家的柴科夫斯基 / 221

第八章 柴科夫斯基和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纪实性一瞥 翻译及评注：L.K.内夫 / 223

撰稿人简介 / 245

人名索引 / 248

音乐作品索引 / 272

第一部分 柴科夫斯基的生平

第一章 重新审视柴科夫斯基的一生

A.波兹南斯基

柴科夫斯基的一生相当短暂。在生命最后的几年里，无论是他的内部心态还是外部环境，都可谓完美辉煌。他的美国巡演极其成功，还获得了剑桥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作为一位国际人物、一位具有全球意义的民族作曲家，他蜚声海外，为全世界所接受。1891年，在卡耐基音乐厅(Carnegie Hall)举办的一次节目上，主持人宣布：柴科夫斯基、勃拉姆斯(Brahms)和圣-桑斯(Saint-Saëns)是在世的三位最伟大的作曲家。音乐评论家们盛赞柴科夫斯基是“现代音乐之王”。

在他的祖国，他获得的荣誉更多——他被视为国宝，社会各阶层的人们都崇拜热爱他的音乐。他深得王室的偏爱，许多有权势和影响力的人物支持保护他，包括两位大公，还有沙皇亚历山大三世(Tsar Alexander III)的个人赞助，授予他丰厚的政府津贴。他的同性恋在俄国早已尽人皆知，除此之外，可以说，柴科夫斯基的内心生活没有遭受过任何长时间的挫折；相反，在这段时间里，他与他喜爱的外甥弗拉基米尔·达维多夫(Vladimir Davydov)(鲍勃)(Bob)之间多有情感交流，这成为他情绪稳定、精神愉悦的源泉。

然而，世纪之末时，柴科夫斯基同性恋的谣言传到了国外，导致西方音乐界对他作品的态度急转直下。人们开始批判他的音乐情绪

化、过于浪漫主义,还谴责它有诸多不完善之处,甚至说它是病态的。

1895 年对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的审判,在英语世界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加剧了对柴科夫斯基艺术的接受和关键性判断的消极倾向。如理查德·塔鲁斯金(Richard Taruskin)所言,王尔德的审判成了世纪之交一种“扼要阐释和病理分析同性恋的主要分水岭……现在同性恋不是由一个人的行为而是由他的性格来界定的,这种性格如果被证明是病态的,就一定与健康、‘正常’的人迥然不同”。^①

从那一刻起,本质先于存在论者们就开始攻击谩骂柴科夫斯基。在美国,几乎所有关于他作品的东西,特别是英语评论,都受到他这一个人生活事实的严重影响。研究作曲家生平和音乐的学生,经常选择对他“不正常的”性取向大下功夫,用他们自己的性道德和性健康标准,去歪曲对其音乐的基本理解。^②

在我们的大半个世纪里,柴科夫斯基一直被刻画成一个小说式的人物,他象征着一种浪漫的忧伤和肮脏的性爱倾向。很多人认为他这种性生活方式的结局只有自杀才合乎逻辑。这种形象常常激发那些不明就里的观众展开想象,而他们想象的结果,必然跟真实的柴科夫斯基和他真正忧虑的事情相去甚远。

现在是改变这些对柴科夫斯基性格和艺术的错误理解,以正视听的时候了。最近,俄国的柴科夫斯基档案向研究他生平和艺术的学者开放,从而让今天的我们比以往更加了解他和他的生活环境。



彼得·伊里奇·柴科夫斯基(Pyotr Ilich Tchaikovsky), 1840

① 理查德·塔鲁斯金(Richard Taruskin),《感伤的交响乐作曲家》(*Pathetic Symphonist*),《新共和》(*New Republic*),总第212期(1995年2月6日),第6期:p. 29。

② 奈杰尔·史密斯(Nigel Smith),《对柴科夫斯基批判中同性恋的认识》(“Perceptions of Homosexuality in Tchaikovsky Criticism”),《上下文》(*Context*, 1992—1993 夏季刊,第4期),p. 3—9。

年4月25日/5月7日出生于维亚特卡省(Viatka)的沃金斯克(Votkinsk),位于距莫斯科以东600英里的乌拉尔山区(Urals)。他的父亲伊利亚·彼得罗维奇·柴科夫斯基(ilia Petrovich Tchaikovsky)是一位矿场工程师,也是卡姆斯克—沃金斯克钢铁厂(the Kamsko-Votkinsk iron works)的经理。他的母亲叫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柴科夫斯基(Aleksandra Andreievna Tchaikovsky)(娘家姓阿西耶)(Assier)。他是家中的次子。

柴科夫斯基父亲的家族史,可以追溯到波尔塔瓦地区(Poltava region)的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卡(Nikolaevka)村。他的曾祖父费多尔·柴卡(Fëdor Chaika)是一名18世纪乌克兰哥萨克。后来家族姓氏改成了柴科夫斯基,英语拼写通常采用法语音译。起初,柴卡的儿子彼得在基辅的一个神学院读书,后来在圣彼得堡受到医疗培训,1770年到1777年,在军队中担任内科医生助理,并最终在乌拉尔地区创立了自己的事业。1776年,彼得与安娜斯塔西娅·波索科娃(Anastasiia Posokhova)结婚。1785年,他成为(作为一名没有土地的贵族)叶卡捷琳娜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创立的贵族登记簿中的一员。后来,他辞去了医疗行业的职位,去世前的身份是维亚特卡省格拉佐夫市(Glazov)市长。彼得·柴科夫斯基育有9名子女,其中一个就是作曲家的父亲伊利亚(1795—1880)。从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矿业大学(College of Mines)获得银质奖章毕业后,伊利亚做过教师,在俄罗斯东北部担任过一些行政职务。

1837年,伊利亚当上了沃金斯克一个铁厂的经理,这个城市以它的钢铁厂著称。铁厂成立于1758年,到1820年的时候,它就号称拥有全俄罗斯头号床式反射炉。作为铁厂经理,伊利亚在叶卡捷琳堡地区(Ekaterinburg region)享有广泛的权力——从管理当地的工厂,到撤销当地法庭的判决,他无所不能。1827年,他跟玛利亚·凯瑟尔(Mariia Kaiser)结婚,后者于1830年去世,给他留下了一个女

儿季娜伊达(Zinaida)。^①

柴科夫斯基的母亲亚历山德拉(1812—1854)是安德烈·阿西耶(Andrei Assier, 1790—1832)的小女儿,是一个法国移民家庭的后裔。按照柴科夫斯基本人喜欢的说法,阿西耶一家是新教徒,1685年《南特诏书》(*Edict of Nantes*)废止之后离开法国;另一种更可信的说法则坚持阿西耶一家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前离开的。起初,米歇尔·阿西耶(Michel d'Assier)和家人住在德国,大约1795年的时候迁居到俄国,而且通过发誓效忠,正式成为俄罗斯皇帝的子民。凭借一些社会关系,同时又因为精通几乎所有欧洲语言,米歇尔的儿子安德烈在圣彼得堡政府的官僚体制中谋到了一个显要位置,任职于海关部。他获得了政府荣誉,结过两次婚。第一任妻子是叶卡捷琳娜·波波娃(Ekaterina Popova),育有四名子女,包括作曲家的母亲亚历山德拉。后来由于父母离婚,母亲也于1816年去世,亚历山德拉被送到所谓的爱国学院读书。这是政府出资创办的一所学校,专门招收父母双亡的贵族女孩,她在那里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833年,她遇到并嫁给了伊利亚·柴科夫斯基。

除了同父异母的姐姐季娜伊达(1829—1878)和哥哥尼古拉(Nikolai, 1838—1911)之外,继1840年彼得出生后,柴科夫斯基夫妇又生育了一个女儿亚历山德拉(Aleksandra, 1841—1891)和三个儿子:依波利特(Ippolit, 1843—1927),以及一对异卵双胞胎安纳托利(Anatolii, 1850—1915)和莫戴斯特(Modest, 1850—1916)。柴科夫斯基从来不与季娜伊达亲近,跟继承父业后来做了矿业工程师的哥哥尼古拉的关系也不是特别亲密。依波利特后来成了海军军官,柴科夫斯基跟这个弟弟也不甚相投。但他非常钟爱妹妹亚历山德拉(或萨莎,Sasha)和最小的弟弟——莫戴斯特和安纳托利这对双胞胎

① 关于柴科夫斯基的宗谱,进一步见:V·I·普罗列娃(V. I. Proleeva),《P·I·柴科夫斯基家谱》(*K rodostovnoi P. I. Chaikovskogo*, Izhevsk, 1990);玛丽娜·科根(Marina Kogan),《家谱》(“Rodoslovnaia”),《苏联音乐》(*Sovetskaia muzyka*, 第6期, 1990), p. 83—90。

胎,两个弟弟一直享受着他特别的关爱。后来,安纳托利在法律界取得了骄人的成就,晚年是枢密院官员和议员,而莫戴斯特则成为剧作家和教育家,而且是他著名的兄长彼得的传记作家。

柴科夫斯基是个非常容易受影响的孩子,这部分是因为家中高度情绪化的氛围和他父母的性格。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他特殊的“家庭一性爱”性格的培养——这一方面后来在他与弟弟和外甥的关系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柴科夫斯基对音乐最早期的印象来自于家里的奥开斯里特钢琴,还有一些莫扎特(Mozart)、罗西尼(Rossini)、贝利尼(Bellini)和多尼采蒂(Donizetti)作品的摘录。1844年9月,他有记载的第一次尝试作曲——《我们的妈妈在彼得堡》(*Our Mama in Petersburg*),是他和亚历山德拉一起写的一首歌。彼得深深地依恋他的法国家庭教师范妮·德巴赫(Fanny Dübach),他与邻居的儿子韦内迪克特·阿列克赛耶夫(Venedikt Alekseev)也建立起友谊。1845年末,他开始师从玛丽亚·帕尔契科娃(Maria Palchikova)学习钢琴课,并开始熟悉肖邦(Chopin)的玛祖卡舞曲。

1848年,伊利亚·柴科夫斯基辞去公职,全家先是迁到莫斯科,后来因为他有望获得一个新职位,又迁到了圣彼得堡。在圣彼得堡,彼得和尼古拉被送到私立的施梅林学校(Schmelling School)读书,在那儿彼得又恢复了钢琴课。但伊利亚终究没能如愿得到首都的职位,1849年,全家不得不返回乌拉尔地区。伊利亚·柴科夫斯基被任命为阿拉帕耶夫斯克(Alapaevsk)一家钢铁厂的经理,距沃金斯克以东大约300英里。但这没有阻止作曲家的母亲在来年秋天带他返回圣彼得堡,这样他就可以在皇家法律学校(Imperial School of Jurisprudence)注册上预备班。此间,彼得在亚历山德林斯基剧院(Alexandrinsky Theater)观看了米哈伊尔·格林卡(Mikhail Glinka)的《为沙皇献身》(*A Life for the Tsar*),并留下了永久的印象。

以后的几年里,彼得的父母在乌拉尔地区和圣彼得堡之间搬进搬出。1852年,全家终于在首都安顿下来。这时,彼得已经成功地

通过了法律学校的入门考试,并加入了学校的唱诗班,由俄罗斯著名的唱诗班指挥加夫里尔·洛马金(Gavriil Lomakin)亲自指导。柴科夫斯基后来回忆:“我是非常棒的童声男高音,连续好几年我一直站在三重唱的第一行,每次圣餐仪式的开头和结尾,三个男孩就在圣坛前表演三重唱。”^①

1854年6月14日,柴科夫斯基的母亲突然死于霍乱,这对当时正值少年的彼得无疑是一个重大创伤。从那年的早些时候起,柴科夫斯基一家就和伊利亚的兄弟彼得(Pyotr)(1789—1871)一家共同住在瓦西列夫斯基岛(Vasilevsky Island)上的一所大公寓里。彼得是一位将军,已经退休。这种生活一直持续了3年。伊利亚的长女季娜伊达与叶甫根尼·奥尔霍夫斯基(Evgeni Olkhovsky)结婚后,离开首都到乌拉尔地区定居。当时只有15岁、刚刚从学校毕业的亚历山德拉,开始承担起照顾家庭和两个双胞胎弟弟的任务。

柴科夫斯基在法律学校当了9年(1850—1859)寄宿生。在这段时间里,他也开始尝试作曲,作品包括一部歌剧《夸张》(*Hyperbole*) (已遗失)、一首钢琴华尔兹和他的第一首印刷作品——歌曲《午夜》(*Mezza notte*)。在法律学校学习的这几年一定增强了柴科夫斯基天生的同性恋倾向。跟其他寄宿学校一样,在柴科夫斯基的同代人中,这所学校闻名遐迩,但从来不是因为某种高尚的道德水平,例如,它会以其学生创作的一首淫秽的同性恋歌曲为荣,它还培养出许多赫赫有名的同性恋者。柴科夫斯基的同学中,有两人在他当时的生活里很突出——一个是未来著名的诗人阿列克赛·阿普赫京(Aleksei Apukhtin, 1841—1893),另一个是谢尔盖·基列耶夫(Sergei Kireev, 1845—1888?),他大概是柴科夫斯基所有同性恋人中最有

① P·I·柴科夫斯基《文学作品和通信全集》(*Completed Collected Works: Literary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迄今17卷本, Moscow, 1953—1981, 第8卷), p. 434, (下称PSS)。

激情的一个。^① 莫戴斯特在他尚未发表的自传中说,和基列耶夫的感情是柴科夫斯基一生“最强烈、最持久、最纯洁的恋情”中的一次;“它包括了爱情所有的魅力和痛苦、所有的深度和影响力,它最辉煌、最高尚”,以至于没有它的激情,“就不可能完全理解《罗密欧和朱丽叶》、《暴风雨》(*The Tempest*)、《里米尼的弗兰西斯卡》(*Francesca da Rimini*) 的音乐。”^②我相信,在柴科夫斯基早期的歌曲中,作于1858年的那首《我的天才、我的天使、我的朋友》(*My genius, my angel, my friend*),就是献给基列耶夫的。^③ 在学校以外,他跟伯父彼得的女儿安娜·柴科夫斯基(Anna Tchaikovsky)(后来的墨克林[Merkling])建立起亲密的友谊。

1858年秋天,柴科夫斯基的父亲被任命为圣彼得堡技术学院(the Technological Institute)院长,这是个人人垂涎的职位,于是一家人搬到了校长宽敞的公寓里。1860年末,柴科夫斯基的妹妹亚历山德拉嫁给了列夫·达维多夫(Lev Davydov),一位富裕的地主,夫妻俩在乌克兰卡缅卡(Kamenka)达维多夫家的庄园定居。几年以后,伊利亚·柴科夫斯基第三次结婚,娶的是伊丽莎白·利珀特(Elizaveta Lipport),数年来她一直在照顾他的家人。母亲去世之后,柴科夫斯基担任起两个双胞胎弟弟母亲的角色。两个男孩都步他的后尘,进了法律学校。显然,莫戴斯特在校期间的性格跟哥哥惊人地相似——他也成了同性恋者。

1859年5月13日,彼得·柴科夫斯基从法律学校毕业,一个月后,开始在司法部(Ministry of Justice)任职员。但很快他就发现这份工作跟自己的实际能力不相符,尽管他在那儿呆了4年。在此期间,他如同一个花花公子,浪迹于首都的各种社会和文化场所,把大

① 更多关于柴科夫斯基在法律学校的生活和朋友的资料,见亚历山大·波兹南斯基(Alexander Poznansky),《柴科夫斯基内心探索》(*Tchaikovsky: The Quest for the Inner Man*, New York, 1991), p. 18—49(下称 TQM)。

② 国立柴科夫斯基档案馆及故居博物馆,克林,(俄罗斯),B2, no. 21, 29(下称 GDMC)。

③ TQM, 第48页。